

聊斋故事选编

(第三集)



聊斋故事选编

(第三集)

蒲松龄原著 郑万泽编译

*

新蕾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2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1 字数 160,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00

统一书号: R 10213·97 定价: 0.72元

目 录

席方平	1
牧竖	13
素秋	21
鸲鸟	39
娇娜	46
蛇人	60
褚生	66
雷曹	79
长亭	89
黎氏	102
仇大娘	110
大鼠	129
成仙	134
安期岛	147
葛巾	153
二班	166
顾生	174
折狱	180
狐嫁女	189
青蛙神	197

胭脂	210
考弊司	234
鸟语	242
阿宝	248
乔女	258
蕙芳	266
汪士秀	277
云萝公主	283
真生	299
酒狂	307

席 方 平

席方平，湖南省东安县人。他的父亲席廉，是个老实的庄稼人，性情憨直，不善于讲话。因为揭发过本地一个羊姓富翁的阴私，两家结下了冤仇。那姓羊的几次想方设法陷害席廉，都没有得逞。后来，姓羊的患病死了，席廉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过了两年，席廉得了个怪症候：无缘无故浑身疼痛，非疮非痛，却常常一觉醒来两腿鲜血淋漓。请了好多医生来治，都诊断不出是什么病症。病势一天天沉重起来，到了有一天晚上，席廉神志昏迷，只是痛苦地呻吟着，突然，他睁开眼睛，抓住了儿子方平的手，断断续续地说：

“姓羊的……买通鬼差打我……屈死了……还要受折磨……”

话没有说完，又是一阵嘶叫，从床上跌到地下，蹦跳了几下，咽气了。

席方平目睹父亲死得这么凄惨，心里难受得刀绞一样。他想：原来那姓羊的死了还不饶人，父亲在地下还要被那些恶鬼蹂躏，怎么办呢？他吃不下，睡不稳，成天瞪着眼自言自语：“怎么办？怎么办？”迷迷糊糊了一整天，方平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

“只有我去，只有我去，才能为父亲伸冤报仇！”

从此，他日夜躺在床上，不动也不说话，精神恍惚，好象痴子一般，失魂落魄，半死半活，谁跟他谈话都不吭气，也不省得饥渴。

席方平自己呢，他感到身子轻飘飘的，悠悠荡荡出了大门。门外的天气不阴不晴，白茫茫一片，眼前隐隐约约，又象有路又象没有路。方平大着胆子往前闯去，渐渐地出现了一些屋舍、街道、人影，都象笼罩在浓雾之中。方平高一脚、低一脚走了一阵，试着向一个老者问讯，知道这儿正是阴世所传的阴曹地府，而且离酆都^①城不远了。他想：父亲准被关在酆都城的监狱里，一定要找到父亲问个究竟。便向老者问清路径，继续向前。不久，方平进了城，找到了监狱。站在紧闭的栅栏门外，他踮起脚极力向里面探望，远远地仿佛看见父亲正被捆绑在一根路灯的木柱上，阴惨惨的黯淡的黄光正照射在父亲披散的白头发上。方平两手紧紧攀住栅栏，又想高喊又不得不压低了嗓子：

“爹！爹！”

在寂静的深夜，席廉听到了儿子的声音，抬头看到栅栏外的方平，他吃了一惊，赶紧低声喊道：

“儿子，快走！宁可让他们打烂我的全身，千万别让他们看到你。”

方平又恨又急，眼泪直流，他跺着脚骂道：

“这些恶鬼，我父亲犯的是什么罪？”

在席廉的催促下，他咬咬牙离开了监狱，到街上找了个

^① 酆都——迷信传说中的地府都城。

客店，借了纸笔，连夜写了冤状，立刻赶到城隍^①衙门去鸣鼓告状。好不容易把状纸递了上去，心急火燎地等候着开审。谁知道，那羊某在这儿鬼混了两年，仗着有钱，结交了许多狐群狗党，“门路”广得很，连城隍衙门里都有熟人。他知道席廉的儿子正在城隍那儿告状，立刻花了大把金银，上上下下都卖通了，连城隍老爷也收下了他一份重礼。到坐堂审问时，那贪赃的城隍竟说席方平所告无凭无据，是诬赖好人，把他赶出城隍庙，命令他立即回家。

方平听那城隍口口声声都向着羊某，情知其中有鬼，一股冤气哪里能平。一不做二不休，他决定到城隍的上级郡守衙门去上告。递上状纸去的那天，郡守态度很和善，谁知隔了半个月开审时又变了卦，那郡守铁青着脸不容方平申诉一句，硬说方平挟嫌诬告，拖下去打了二十大板，仍然发落到城隍衙门去复审。上告被转到原衙门，还能有“好果子”吃吗？城隍老爷拍着桌子大骂“混帐”，并且不问青红皂白，叫差役把方平捆翻在地，结结实实打了一百板子，还冷笑着说：

“你一个小小老百姓，也想扳倒我城隍大老爷？”

打罢，命令两名小鬼，把方平锁着押送回家。那小鬼把方平送到他家门口，才解开锁链回去交差。方平在门外咬着嘴唇想：父亲的冤案未平，自己又遭到毒打，难道阳世阴间都是一片黑暗？决不能善罢甘休！他打定主意，二次去阴曹地府，到阎王殿上，连那两个瘟官一起告。

① 城隍——原是护城河的意思，后被附会为守护城池的神。

好个席方平，顾不得两腿疼痛，凭着一股不平之气，一口气赶到阎王府，鸣冤叫屈，不但告羊某广行贿赂，仗势害人，而且告城隍、郡守贪赃枉法，荼毒良民。阎王听了控诉，很生气的样子，当堂命令差役去拘传郡守、城隍、羊某、席廉等人前来对质，然后叫方平找客店住下候审。方平放宽了心，他想：阎王爷真是铁面无私，官司这回准可以打赢了。

过了两天，忽然有两个人来寻找方平，他们满脸笑容，讲了好多公正、同情的话儿，最后说：

“席先生，现在，你父亲的尸骨已经朽烂，要还阳也办不到了，只要把他放出监狱也就算了。俗语说，‘民不与官斗’，你还是撤销上诉，私下了结的好，郡守老爷愿意给你一千两银子养伤，不知你意下如何？”

原来，这两个是郡守、城隍派来做说客的。席方平哪里肯依，一顿痛骂，把两个狗腿子赶走，一心要等待铁面无私的阎王爷秉公判断。又过了一天，客店的老板悄悄地对他说：

“席先生，你太硬气了，不肯跟官府讲和。如今，郡守、城隍找好几个大人物写信说情，他们官官相护，你恐怕会吃亏，要做好准备才是。”

席方平不大肯信，他想，阎罗王德高望重，总不至于循情卖法吧。又过了两天，传他去过堂，到了阎王殿上，只见阎王高高在上，一派的森严气象。方平刚刚跪倒，只听见阎王大喝一声：

“先给我拖下去打！”

不由方平开口，几个狰狞的小鬼立刻把他按倒在地，挥

动板子，劈劈啪啪打将起来。方平又痛又怒，厉声地问：

“我有何罪？凭什么打我？”

阎王闭着眼睛点头晃脑，装作没有听见。一顿板子打过，阎王还没来得及发威，方平放开喉咙大喊：

“我是该打，谁让我没有钱！”

当着满堂差役人事，阎王爷怎听得了这样的话，黑脸膛顿时成了猪肝色，拍打着惊堂木直嚎叫：

“给他上火床，给他上火床！”小鬼们嗷嗷地答应着，如狼似虎地扯着方平下殿。只见东边台阶上有一张铁床，床底下一大盆熊熊的火烧得正旺，铁制的床板床架烤得通红通红的。小鬼们撕下方平的衣服，一个揪住头发，一个抬起两腿，一声吆喝，往铁床上掷去。“滋滋滋”，一阵黑烟腾起，把个席方平烫得皮焦肉烂。这还不算，小鬼们又举起钢叉，把方平的身体揉过来、翻过去，象烤红薯那样来回折腾。方平只觉得皮肉筋骨都被烤枯了，痛彻心肝，就是不会死。一直烤了个把时辰，方平已经奄奄一息，浑身没有一块好肉了，才被揪下来，披上衣服，拖上堂去。阎王爷捋着一把落腮胡子嘿嘿冷笑：

“怎么样？还敢以下犯上吗？”

席方平满身是伤，心里却很清楚，他喘着气回答：

“以正反邪，算不得以下犯上！”

“那，看来你还是要上告喽？”

“告，告，一定要上告！”

“哼！你想告谁？”

“受到的冤屈，一件件，一桩桩，都要告。”方平用尽

力气，斩钉截铁地回答。

阎王气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

“好个刁民，我倒不信治不了你，”他拍拍桌子又大叫，
“来人，给我锯了他！”

又是两个小鬼应声上前，把方平抬到西边走廊上，那儿竖着一根木头，约有八九尺高，旁边有一把大锯，两块木板，板上血迹斑斑，锯口上还挂着一些碎皮零肉，血腥扑鼻，叫人闻了目眩头晕。那两个小鬼似乎不大上劲，懒洋洋的，正动手把方平的头发打开，要吊到那根木头上，忽听见阎王又在殿上咆哮：

“押回来！”

小鬼把方平架上殿去，阎王问：

“怎么样，告是不告？”

方平两眼冒火，坚定地回答：

“告！一定要告，非告不可！”

“快锯！快锯！”阎王气得直跺脚，差点儿把公案都推倒了。

小鬼们急忙把方平重新吊在木头上，用那两块板左右夹紧，抬起大锯，架在方平头顶上，一前一后，吡，吡地锯动起来。方平神志很清楚，只觉得脑门被锯开了，锯齿沿着鼻梁骨直锯下来，鲜血、脑浆随着锯齿四处飞溅，那疼痛简直是无法形容。方平已经横下了心，他定了定神，咬紧牙关，一声都不哼。只听见身后执锯的那个小鬼啧啧了几声，喃喃地说：

“好样儿的，真是铁汉子！”

身前那个也接了嘴：

“含冤受屈，实在可怜，咱们把锯子下偏一点儿，把他的心保住了吧。”

于是，方平感到锯子到了前胸，锯锋向右边偏过去了。这使他更加多受苦楚，但他知道这是小鬼们出于好心，更忍着不做声。小半个时辰过去，锯子从小腹下退出来，小鬼把两旁的木板解开，身体分成血淋淋的两半，一左一右，倒翻在地。方平觉得心儿还在砰砰跳动，并没有失去知觉，隐隐听见小鬼上殿复命，又听见阎王吩咐拼起来。那两个小鬼过来把两半身体拼合在一起，含口水一喷，又黏成一个。从头到腹这一条锯缝，痛得好象又要裂开似的，站也站不稳，刚一举步，又跌翻在地。一个小鬼叹了一口气，从腰里解下一根丝织的带子，悄悄地说：

“系上！”

方平系到腰里，疼痛立刻减轻了。他依然装作十分痛苦的样子，一瘸一拐捱上殿去，伏倒在地。阎王喝问：

“席方平，滋味如何？还告不告啊？”

方平知道阎王还有着一道道酷刑，便不再开口，只是连连摇头。至于这摇头是表示不告还是不服，反正可以随意解释。阎王哈哈大笑：

“谅你也顶不住，来人，快把他送回阳世，免得在这里捣乱。”

走上来两个解差，吆喝方平起身，下殿离府，押送到城里，指点了归家的道路，返身回去了。

席方平坐倒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不禁长叹一声。他

想，阴间真是昏天黑地，官吏们的残忍狠毒，竟比阳世还要厉害。难道我父子只能冤沉海底？难道没有一个讲理的去处？不！我一定要继续上告，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分个是非曲直。——可是，连阎王都这样凶蛮，再到哪儿去申诉呢？忽然，他想起了灌口的二郎神^①，听说他负责监督阴间的官吏，最恨贪赃枉法。于是他决定第三次再去阴间，找二郎神鸣冤报仇。主意定了，他奋然站起身来，又往通向阴间的路上走去。脚步踉跄、跌跌碰碰走了几里路，一抬头，迎面撞上了刚才那两个解差。他们一把抓住方平，骂道：

“混帐东西，果然不出王爷所料，你又溜回来了。走！王府受刑！”

方平暗暗叹气，心里想这回不知又要受什么磨难了。一转念，除非你把我折磨得烟消云散，否则我总是不会半途而废的。一会儿，阎王升殿，出乎意料之外，这次他并没有大发雷霆，反而和颜悦色，把方平唤到案前说：

“席方平，你如此坚强，实属难得。现在，我已命人放你父亲出狱，重新投胎做人，你也不必再徒劳奔走了。我作了决定，送你回去后赐你万贯家财，百岁寿命，你总可以满意了吧！”

说毕，他亲笔把这两条写上簿籍，盖了大印，叫差役取给方平验看。方平主意早定，更不多讲，只是拱拱手说：

“大王恩德，我永记在心。”

阎王也辨不清这句话的含义，命那两个原差一定要把席

^① 二郎神——神话中的人物，姓杨名戩，传说是玉帝外甥，住在灌口。

方平送进家门不得有误，就退殿了。

到了路上，两个差役因反复奔走却捞不到半点油水，发起威来了：

“你这强项鬼、奸猾贼，反反复复，让老子跑断了腿，再不老实，把你倒插进大石磨去研粉！”

席方平听了，干脆站停下来，冷笑道：

“嘿！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当，我不怕火灼刀锯，还怕磨研？走！回去见大王，你们要怎么办我奉陪到底！”

那两个小鬼下不了台，只好低声下气哄方平上路。方平一边走，一边琢磨：这次阎王怎么手软起来了？怎样才能脱身去找二郎神呢？一时想不出办法，就故意慢慢地走，走一阵，歇一会，两个鬼差也只好陪着他磨蹭。行了半天，方平觉得这是一条陌生的路，以前没有来过。正在狐疑，一个鬼差道：

“累了，累了，再歇一会儿吧，反正不急。”

他们招呼方平一起在一座矮屋子门口的木栅前坐下。方平刚刚蹲下还没有坐定，两个鬼卒一边一个，用力把方平往后一推，方平身不由主，跌进矮屋，睁眼一看，啊哟！真是恶毒，他发现自己已成为一只刚刚出生落地的小猪，那母猪正在旁边噜噜噜地哼着哩。席方平这才明白了阎王的毒计：把他转生为猪，使他再无法上告。方平悲愤交加，挣扎着站起来，对准了食槽旁的青石条猛力撞去，“嗡”的一声，魂灵儿又离开了小猪的躯壳。这回，他再不敢走原路，飞快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奔去。慌不择路，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方平他心慌意乱，害怕有人追来，顾了后面，顾不得前

席方平



面，没有看见前方来了一支队伍，旗扇锤戟，十分威风。到了跟前，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小兵们把他抓住，送到一辆华丽的驷马宝车跟前。车子里坐着一个少年，一身高官服色，喝问：

“什么人？干什么的？”

席方平跪倒在地，涕泪滂沱，扼要地诉说了自己的一番经历，并说要去灌口找二郎神伸冤。那少年听了也不回答，只是吩咐手下带方平一起走。方平也不知是祸是福，跟在队伍后面又走了约摸半个时辰，来到一处城池。城门外有好多官员正在恭敬地迎候。车中少年招招手叫一个将军模样的人来在车旁说：

“此人受屈，正在找你，你给办一办吧。”

说完，队伍前拥后护，风掣电驰般走了。席方平悄悄一问，才知道那车中少年是上帝的九殿下，那将军模样的人正是自己要找的灌口二郎神。

二郎神送走九殿下，立即召见席方平，细细地查问了案情的经过。听后，二郎神勃然大怒，一声令下，不消一盏茶的时间，天神天将把阎王、郡守、城隍、狱卒和羊某都押来了。当堂对质，阎王们不敢有半点狡赖。方平所述，件件是真，阎王等人，难逃天律。二郎神下令，罚阎王永受刀锯火灼之苦，郡守、城隍，革职投生，为猪为狗，受贿的狱卒投入沸油锅里熬煎，羊某剥去四肢，永远压在铜山下受苦……席方平眼看那些害民贼一个个受到了惩罚，禁不住放出声来，哈哈大笑——笑声未歇，忽然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屋里的床上。他仔细地回忆，觉得又迷糊又清醒，也分不

清那一段经历究竟是发生在阳世还是阴间，更分不清这是真的还是梦境……。

【简 评】

《席方平》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之一。作者抨击贪官污吏的笔锋，从城隍、郡守直至阎罗大王，淋漓尽致。这实际上是借所谓“阴间地府”的黑暗，强烈地讽刺了封建社会一整套腐朽的统治制度。故事的结局，虽然仍只得仗着更高一级的统治者来伸冤理枉，但也不能认为是削弱了思想性。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作者只能给故事安排这样的结局。值得注意的是故事塑造了席方平这样一位百折不挠的铁硬汉子。他是封建社会里中下层城市居民的理想化身，也是他们之中的许多反抗者的集中表现。

牧 竖

大牛和二牛，是住在山村里的一对孪生兄弟，今年才十二岁。弟兄俩一样的个头、一样的面庞，又常常穿着一样的衣服。他们的爹娘靠种田为生。爷爷七十岁了，识得各种草药，终年在山里采掘药物。大牛、二牛自小儿跟爷爷最亲，六七岁的时候，白天一前一后跟着爷爷满山跑，夜里一左一右靠着爷爷睡。他们最爱进山，到了山里可自在了，跳到涧里摸鱼，爬上大树掏鸟窝，当然也热心地帮着爷爷挖药、采枸杞子。可从前年起，爸爸不让他们随心地玩耍了，交给他们一窝子山羊，要他弟兄俩负责饲养。放牧这活儿并不赖。大清早，大牛二牛一人揣个窝头，迎着朝霞把羊群赶向山崖下绿茵茵的芳草地上，直到傍晚，又披着一身晚霞，唱着山歌，把羊群带回家来。只要羊儿能吃饱喝足，他们尽可以恣情地游玩。

一天，上午下着濛濛细雨，大牛二牛闷在家里没有出门。中午以后，天放晴了，他俩又赶着一群羊到山下去放牧。两头母羊走在头里，八只小羊羔欢跳着跟在后面奔跑。母羊时不时回过头来，“咩，咩”地打着招呼，慈爱、关切的眼光盯着那一只只毛色雪白，肥胖、活泼的羊羔们。大牛二牛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羊群带到了一片草地上，找到一